

阿丁

許石

記不起什麼時候認識了阿丁，反正我們現在算是頗熟的朋友。阿丁是個道道地地的「草埔人」。家裏有幾畝田，一條大水牛，還有一塊種蕃薯青菜的園子。小時候，阿丁是非常辛苦的，除了上學，惡補外，回家還幫着家人種田種菜，挑水、燒火。暑假的時候別家的孩子可以到田野裏捉蜻蜓，在池塘裏撈魚蝦，但他却要到礦場裏去撿煤礦。可是各種的困難，阻止不了他的雄心，他咬牙地爬着爬着，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，他爬進了這全國最高學府之一的臺大。大家對於他的毅力都深為欽佩，假如有人自怨自艾，我們總把阿丁抬出來訓他一頓：「你看人家阿丁出身還不如你好呢！現在他已是最高學府中，最熱門的系，而且唸書也唸得不賴，總是名列前茅的。」雖然阿丁很討厭人談他的身世，但他對目前的成就倒也相當自以為得意。

阿丁是學工科的，可是他對文學、音樂、舞蹈、歌劇都略知一二，當他追園藝系的阿香時，每個週末都帶她去聽聽音樂會，看看話劇。有次他看到我寢室裏擺的幾張披頭四的唱片，他竟說我只會欣賞一些不堪入耳的東西。

阿丁因成績優異，在學校常領獎學金，而且在外兼個家教，因此他從牛車坐到全新的跑車，從卡其褲穿到西裝褲，從白襯衫到美好挺，可是心情不見得開朗，原因是阿香常像臺北的天氣一樣，早上看來明明是晴天，下午竟下起雨來了。而阿丁也就像在迷宮中的老鼠，有點抓不住方向。

如果說阿丁長像粗俗，那簡直是冤枉人，二個眼睛，一隻鼻子，一張嘴巴擺在方方正正的臉上，雖然不是眉目清秀，却也算乾淨俐落，加上刮得乾乾淨淨的下巴，及修得整整齊齊的頭髮，倒有幾分紳士像，誰敢說不是幾分才貌？加上廣博的談論，也該贏得阿香的歡心吧？他常說阿香是個多麼脫俗的女孩，非常「煙土匹理純」的，他說自從那次碰面後，他才深刻地了解「相見恨晚」的滋味。我記得很清楚，那晚他說起阿香時，臉紅紅的，咬字不清，像吃錯藥

似的。不管阿香對他是否有意思，本着「聯合作戰」的原則，大家都替他穿針線，打主意，做探子。阿丁也够賣勁的。郊遊、聚餐、聽音樂……各種主意都跟他打過，阿香雖拒絕數次，但也答應數次，我起初對阿香的不够熱情、大方而感到遺憾，但也同時認為這是中國女性特有的含蓄美，原想她會在阿丁的專情下感動得以身相許。想不到在幾次音樂會、郊遊過後，阿香給了阿丁一封信說：「謝謝您的關心，我們以後仍將是好朋友，只是……。」這封信把阿丁氣糊了，他不僅氣阿香對他負情，更重要的是他追阿香這件事已經傳開出去，以後要重起爐灶可說是難上加難了，因為那個女孩子願意當二手貨。

有天阿丁興沖沖地告訴我：他要泡個外校的，長得白白淨淨的，他說臺大的女孩子太保守了，連碰個手都是半推半就的，外校的才不是這樣呢！約會幾次就可牽她的手，多爽快，多大方。這番論調不知他從何處學來的，但以他的學識，我當然不好意思懷疑，只是不便置否地「嗯嗯」地回了他二聲。再說有個女朋友，不管是本校或是外校的，對阿丁說來都有好處，至少可調劑調劑身心，我們幾個朋友都怕阿丁因阿香的事而悶出病來，也許有人能陪他聊聊或許能彌補他心靈的創傷吧？

到底阿丁有沒有帶個外校的女孩出去玩，我可不知道，不過可看出阿丁他兩眼越來越無神，說話都是硬梆梆的。

大四的寒假，阿丁回南部家裏了，我留在學校。不久收到阿丁的信說：「隔壁家的歐巴桑來我家說媒，說鎮裏一有錢人家的女兒雖然只高中畢業，但却是大家閨秀。」

事情就是這麼順利，過年前幾天，阿丁訂婚了，我寫封信跟他說：「阿丁，總算如願的找到嬌妻了，到底有恒為成功之本啊！」我想阿丁看了我的信，木然的臉上定會開始綻開一朵滿意的笑容。